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四十三回 僭王號兩宗妃同被殊恩 實韓莊四貳臣合遭顯戮

紹潛光自襲破黃石之後，漸自大，常與呼家寶謀欲為王，以鎮服諸鄉。乃擇是年五月五日登御。莊勇尹百全諫曰：「某聞滿招損，謙受益。公之取信諸鄉者，以平日有謙謹之德耳。今創業雖雲過半，而紫霞峙我後，黃石峙我左，無力峙我石，鼎立而窺伺我，正我公臥薪嘗膽之時。願公無惑人言，致滋物議。待三雄滅後，王笏山者非公而誰。」丁勉之曰：「稱王有三可慮，顏少青會合三隅鄉兵以討我，則師出有名，一可慮也；我既稱王矣，然王可自稱，則繼我而王者且紛紛矣，二可慮也；稱王則百官嬪御袞冕宮室名器物象皆與人殊，不能保侈心之不生，三可慮也。未敘九功而先集三慮，危矣哉。如尹莊勇言，削平笏山然後王，王有遲速耳。天下事速則危，遲則固。願公為其遲，無為其速。」潛光不悅。會紹太康三女皆美，長橫煙嫁繆方，次瞋雲，幼顰兩，仍待字。潛光私令太康獻女，而故卻之。逼令二女為尼，繆方保留，乃已。又令二女語人，曰：「夢紹公化為龍，我姊妹各攀其鬣，騰雲而上。」人咸信之。是時夫人可紅綃憇於內，紹文波、繆方等憇於外，遂於癸卯年端午稱眉山王，建元應天，又改可莊為眉京。使紹文波制文武官爵，定朝儀。使繆方建造宮苑，又起玲瓏窈窕兩院。金迷紙醉，極七瑤百紐之奇，納瞋雲顰兩於其中，封為宗妃。紅綃雖貴為王后，然納二妃後，恩寵由是衰矣。乃私召飛虎入宮議曰：「眉京本吾家故物，今大王日擁宗妃，視奴家如眼中釘，必拔之而後快，是忘所本矣。本既忘，則我兄妹將罹不測之禍。何以自存。」飛虎曰：「此事慢慢地商量，切勿多言，以速怨謗。」一日，報韓莊莊勇韓仁奉表稱賀。潛光私與家寶商議，家寶曰：「此天以韓賜我也。若見韓使，須要如此議定。」即宣韓仁上殿。潛光大喜，降階拜迎。把韓仁之手曰：「昔者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今韓氏四良，長者不常矣。相顧大笑。韓仁肚裡尋思：「人言紹王卑賢下士，今若此，豈非長者。」乃跪地叩頭曰：「草莽陪臣，不知禮儀，乞大王有之。」潛光扶起之曰：「光霽遙臨，使孤得陪杖履，即已大幸，不知還有何言賜教。」韓仁曰：「本莊公以弱小之莊，畏王之威，懷王之德，願庇宇下為藩臣，故先使陪臣上表。」言已，乃出表章上呈。家寶在旁，接閱一遍，謂韓仁曰：「汝為汝主所賣矣。我邦新即王位，未有絕無庭實相將，而以空函了事者，是欲假手我王殺汝也。」韓仁曰：「雖然我莊公咫尺天威，實欲先使陪臣察王喜怒。王喜則庭實行陳於階下，王怒則懼有斧鉞之加，將攜妻子逃諸笏山之外矣。陪臣之死生一小草耳，何恤焉。」潛光笑曰：「此瑣事也，何足為莊勇榮辱。今者上天以莊勇與孤，願略形跡，為布衣交得乎。」言罷，即挽韓仁的手進後宮，治酒對酌。韓仁曰：「陪臣何德，蒙大王損威相待。即百糜肝腦，何足報王。」潛光曰：「莊勇，孤之杜元凱也。莊勇豈無意乎？」韓仁沉吟不語。筵散，潛光並駕送出賓館。連日，呼家寶、丁勉之、紹文波、紹春華等諸文官，尹百全、司馬恭、紹海深、紹太康等諸武官，皆逐日輪流請宴。二旬餘，仍未得空回莊，心甚焦躁。潛光以大將軍許韓仁，以偏將軍許韓禮、韓義、韓智。布散流言，務欲韓騰知道使之，自相猜忌。杏英謂韓騰曰：「四人外謹樸，而中不可測，惟顏公能識之，亡我莊者，必四人也。」乃召門良山、奇亮功密議之。二人曰：「彼四韓用之亦反，不用亦反，不如待仁回莊，執而殺之，並誅義、禮、智；然後結連黃石，緊守關隘，彼客我主，雖強無所用之。若遲疑不決，禍不旋踵矣。」韓騰曰：「彼實無罪，殺之何名？」良山曰：「公命之使，朝往夕返耳。今勾留彌月，將佩大將軍印矣，又與紹海深訂兒女姻，目無公矣，何謂無罪。」韓騰曰：「道途之口，付之悠悠；況舍其人，誰與約降者。」良山聞一降字，唾而去，乃與亮功同哭於先莊公韓陵之墓。杏英掉槍上馬，大呼曰：「我死何以見先太莊公於地下乎！」亦伏墓而哭，哀極抱腹不能起。亮功等回報，使眾女兵往視之，已在墓前生下個孩子因取名墓生。

是夜，韓騰十分憂懼。不降，則必戰；顏少青又不在黃石，壽官幼弱，恐難相助，以卵御石，必危。欲降，又不知降後何如。憂得方寸越亂，連日寢食不寧。恰好人報韓仁回莊了。韓騰速喚入問曰：「人多言莊勇反者，何也。」韓仁曰：「某之所以勾留彌月者，實欲留心窺察紹王耳。若其人井蛙自大，外施仁而內多欲，則我起傾莊之兵暨義旗以討賊，無不勝者。若闊達有容，果合帝王之度，是天降斯人為笏山君，非人力所能爭者也。某盡某心，某忠某事，何恤人言。」韓騰執其手曰：「莊勇真識高慮遠之佳士也。今欲如何？」韓仁曰：「我笏山，自顏少青入山，日尋干戈，狼烽四起，民無寧歲。今幸逃遁紫霞，正亂極思治之時也。天生聖人，故從龍下士皆奮起於草澤之中，以成懋業。夫以可莊之強，其公縱不德，豈無一二智勇子弟，義切同仇，動干戈於肘腋之下，乃甘心翼戴，而無所悔者？知天命之有歸也。倘莊公不昧明哲保身之理，以韓莊降必不失封侯之位，上可以告無愧於先莊公，下可以保全一莊民命。如遲疑多顧忌，某請先死於公前，以息浮議。」遂掣刀欲自刎。韓騰聽此一篇話頭，已入了港，急止之，而降意乃決。韓仁密語騰曰：「公果真降，凡梗降議者，宜罷不用。不然，事必參差。」乃罷門良山，使守魚腸阪，而以韓義守十字關。罷奇亮功，而以韓禮守鉤鑿坡，以韓智守莊門。自賚降表重賂，復往眉京。

是夕銀河耿耿，玉露盈盈。潛光攜瞋雲、顰兩，登針樓乞巧。笑曰：「昔狄武襄以元夜燈宴，賓筵未散，先破崑崙。兩宗妃看孤今夕破韓莊，回烏鵲橋猶未散也。」二妃皆稱萬歲。潛光使人召左將軍尹百全、左丞相呼家寶上樓，附耳吩咐了好些密計。二人領旨去了。百全只點麾下偏裨及精兵三千，人銜枚，馬勒口，使韓仁引路。時十字關，左箭台，右石寨，皆韓義心腹把守，開關門齊納紹軍。紹軍乘著月色星芒，至鉤鑿坡，已三更時候了。韓禮放過紹軍時，人報莊門先開，韓智匹馬出迎，拜於麾下。三千軍一擁遂入，莊中大亂。家家粉席齊照血光，處處衣樓驟生劫火杏。英繡兒於背，提雙刀躍馬而走，戰至天明，遇奇亮功衝殺一陣，才能衝出莊外。背後有軍追來，正在危急，忽門良山率步兵數十，斜刺裡橫截追兵。追兵勢大，良山不能支，且戰且走，漸見追兵慌亂，誰知是玉鯨飛、玉鵬飛從後殺來。於是回戈夾殺一陣，追兵乃退。鯨鵬兄弟乃引杏英、門奇等投黃石去了。